

自己的看法：經典閱讀與國文教學

3月26日 星期二 下午 16:20~18:00

凌性傑

簡介：高雄人。天蠍座。師大國文系、中正中文所碩士班畢業，東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班肄業。曾獲臺灣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獎。現任教於建國中學，著有《自己的看法》、《更好的生活》、《有信仰的人》、《有故事的人》、《愛抵達》、《2008/凌性傑》、《找一個解釋》、《燦爛時光》等書。

部落格：大洋之濱 <http://blog.yam.com/lshjet/> 臉書：凌傑

講綱：

一、即將實習的自己，可以做哪些準備？

閱讀、交遊、認真過生活

二、實習時可以努力的事

教學：充分準備，時時觀摩，自我修正

導師：協調溝通，團隊合作，班級經營

行政：誠懇負責，細心耐煩

活動：文學獎、文藝營、

三、實習時千萬不能做的事

虛偽不實、偷懶打混、氣量狹小、

四、範文導讀

五、教師甄試推薦閱讀書目

王邦雄等，《中國哲學史》，空大。

劉大杰，《中國文學史》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

三民版，《四書讀本》

建中國文科，《最新簡明中國文學與歷史》，二魚文化。

吳岱穎、凌性傑，《更好的生活》，聯經。

部訂古文四十篇（101年為三十篇）

寒花葬志 〔明〕 歸有光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葶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為笑。

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語譯：

婢女名為寒花，是我妻子魏孺人的陪嫁丫環。她死於嘉靖十六年（西元一五三七）五月四日，葬在虛丘土山之上。她沒有能伺候我到最後，這是命運使然啊！當初，寒花陪嫁來我家時，年紀才十歲，印象中的她，一對環形髮髻低垂，總是拖曳著深綠色的布裙走路。有一天，天氣寒冷，家裡用燒火把荸薺煮熟，寒花將荸薺一一削皮，盛滿在小瓦盆中。我剛從外面進屋，想要取來吃。寒花竟把它拿開，不給我吃。我的妻子因此笑了出來。魏孺人經常叫寒花倚著小矮桌吃飯，她吃飯的時候，眼神慢慢地轉動。孺人指著要我看，又笑了出來。回想那時，一晃眼已經十年了。唉，真是令人悲傷啊！

父親的名片

黃宜君（1975—2005）

（原載於幼獅文藝，收錄於《流離》）

長年以來父親的名片一直深藏在我的皮夾內袋。我極少取出來示人，介紹：這是家父。儘管我非常以父親為傲，父親卻希望家人儘可能地低調，不張揚不炫耀，不引起旁人的注意。直到父親再一次調職，新的名片印製完後，我才想起舊名片還躺在皮夾的底層。

父親經常調動。在他的司法官生涯裡，他不斷地面對不同的職銜、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氣候與不同的人事，因著緯度的改變而決定行李的重量和西裝的質地。父親上任的時候總會給我一張新的名片；官式的雪白珍珠紙，工整墨黑的標楷體肅雅地印著父親的職稱與姓字。這樣的名片總給與我一種恆定不變的安全感，彷彿無論父親在這座島上多麼遙遠或陌生的縣邑面對荒寂惡寒的人性種種，他仍然在我的身邊為我擋去世間邪祟。

父親總是忙碌的。

關於父親最初始的記憶便是父親伏案趕寫書類的身影。經常是深夜了，我沒有人陪總是吵鬧著不肯入睡；母親半哄半騙地懷抱我，生怕我吵了父親工作。然而真的是深夜了；迷濛中我不曾有父親就寢的印象，白日裡醒來，父親一早就離家上班了。二十七年來猶然如此，直到農曆年前我倦極返家，驚覺父親已是滿頭華髮。

我問他：「你累嗎？」

父親說：「這是我的本分，怎麼會累呢。」

然而我知道父親其實是累了。多年來嫉惡如仇的父親守住他的戰線沒有一點動搖與懼怕，高宦巨賈過眼雲煙，廟堂朝班聚散如流水浮光；他清晨即起坐在辦公桌後執筆捍衛他的真理，天黑很久以後我看見他靜靜地回家，一言不發掌起桌燈，成落的文件堆疊在他腳邊。無論他名片上的職銜如何轉換，父親從不應酬，沒有私交，不許家人名下有存款以外的財產，絕不收禮，家中不待客，也極少有任何往來。這麼多年後父親仍堅持他的一切原則，即使現在他並不高坐在舞台中央，名片上換了沒那麼烜赫的職稱，身邊的擾攘喧囂倏地靜下來，他仍然準時上下班，努力處理手中每一件工作。他並不要求上位者明白這一切；他自己明白。

父親在 T 縣執法的時候我和母親一起住在宿舍，一天晚上我在浴室滑倒摔折了牙，巾帕衣褲上大片地濺著血。父親急了，立刻送我去醫院；偏偏急診室裡人滿為患。父親站在我身邊一言不發，他沒有找來任何人送出他的名片，他不要人知道他的身分給我特權；我心裡明白，告訴他我沒有大礙，並不嚴重（事實上也真的是如此），要他放心。我何嘗不明白他的心焦。直到我上了手術台，平日不苟言笑的父親忽然撫著我的額頭：「你最勇敢了。」我這才真的覺著痛了，眼淚止不住地掉下來。醫師過來拉上隔簾說要動手術了，請父親在外頭等；針頭刀械鏗鏘撞擊間我聽見父親在簾外來回踱步，然而我沒能忍住縫線的疼痛仍然迸出哀嚎；事後回想父親隔著布簾聽見該有多擔心，我愧為他的女兒。

一年前父親調任現職的時候我從皮夾底層找出舊名片，放進蒐集父親歷來名片的盒子裡。我想我此生大概都不能完全明瞭，方寸大小的木盒裡，泛黃起皺的珍珠紙片記錄的是父親怎樣煥發的青春與輝煌難忘的年月。